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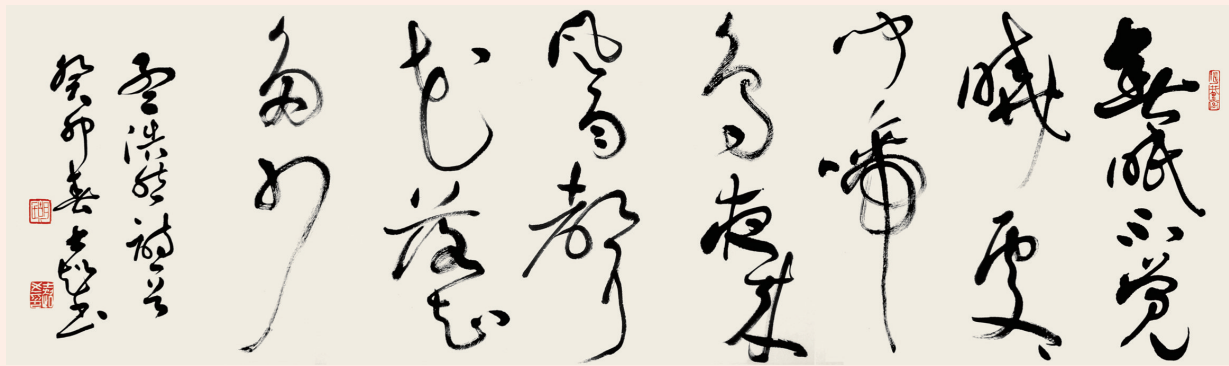
叶鹏飞文 胡士超图

胡士超先生是常州市书协早期的会员,我与他相识三十多年。他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书友。他平时不事声张,对书法有着执着追求,把深厚的情感寄托于砚田。不论工作多辛苦、多繁忙,他都能抓紧点滴时间,勤耕笔砚,砥砺前行,书法艺术不断升华,境界不断提高,于2012年成为江苏省书协会员。

胡士超先生的隶书和楷书,师法汉唐,精雅别致,让人百看不厌,有着逸逸沉静、温文尔雅又不失苍劲老辣的书风,渗透出浓郁的书卷气。他的行草书,于晋唐、宋元汲取养分,有着深厚的功底,又得草书名家刘洪彪先生指导,有着狂而不乱、畅而不躁的特点,尤其大幅草书,能在不激不厉中畅心挥写,潇洒中溢满飘逸之气,让人有骋怀千里之想,显示出高峻的境界。难能可贵的是,胡士超先生的各体书法,都能归于传承经典的格调之中,处处洋溢着感人的书卷气息,这也是这个展览的高妙之处!

胡士超先生作为市书协顾问,长期关心和支持常州的书法事业,他的书法艺术正是他炽烈深沉的情怀和人格力量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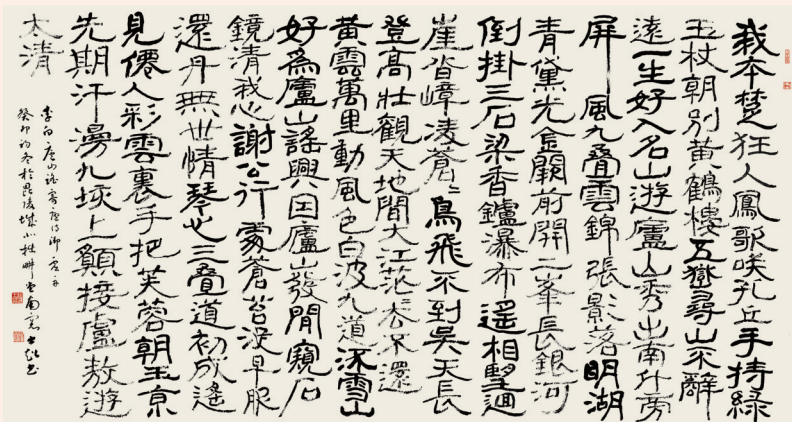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胡士超书法作品展”不久前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本文为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协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草书社副社长叶鹏飞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孟浩然《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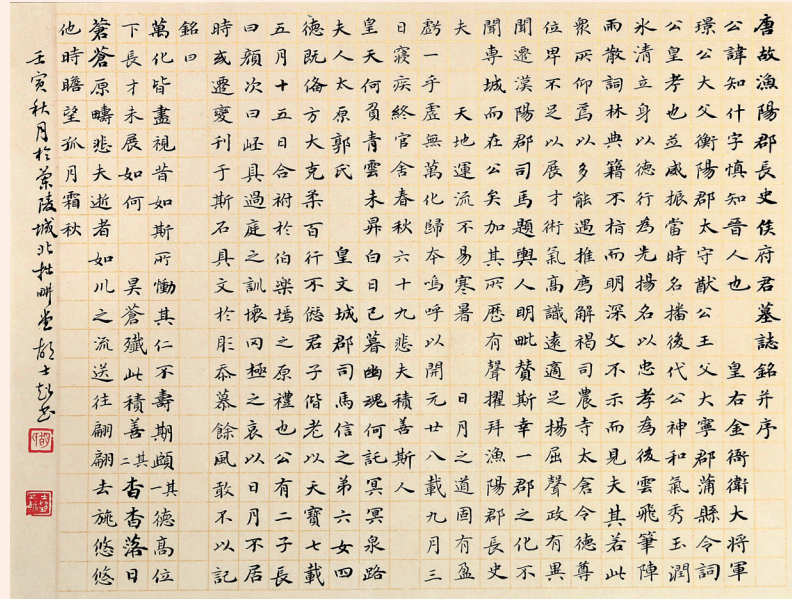
胡士超近影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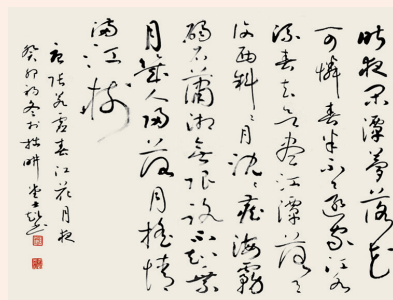
一马当先



唐侯知什墓志



思飘诗入联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风十里 不如梅下有你

祁丽玲

江南春早。春风吹来梅花的讯息已有多日,但春雨却也一直淅淅沥沥、缠绵不休,甚至还给我们加演了一场漫天冻雨,硬生生逼退了我外出寻梅访梅的脚步。梅生来就是不怕冻的,“凌寒独自开”,担得起岁寒三友之名。

梅花一日胜过一日的枝丫绽放,终究撼动了春雨之势。雨悄悄停了,就在周五的夜幕中。太阳露脸了,恰逢周六我拉开窗帘的清晨。不带丝毫犹豫地,我直奔红梅公园。

其实常州人早春赏梅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但若说首选地,无疑还是红梅公园。翻开旧相册,老常州人恐怕都会有几张在红梅公园的红梅花下摆拍的照片吧。

依旧风寒料峭,我戴着手缩脖子来到公园北门,一阵冷香袭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那正是梅花特有的暗香啊。北面这片只有零星的几株梅花,成片的红梅要在南面红梅阁那边的。我不得不由加快了步伐。

来公园晨练的老人们已经扎堆开练了,打太极的,跳国标舞的,写地书的,各有地盘,动静相安,刚柔相印。只有往日游船如织的河面还是雾气氤氲,静静懒懒地没有苏醒,想是反正那要划船的孩子也在睡懒觉呢。

过一星桥往南走,梅香逐渐馥郁。在大草坪南侧,半山亭下,沿着小溪有一排红梅树,远观枝头影影绰绰,走近了看,梅花开了约有三四成,绽放的灿烂如霞,半开的内敛如玉,含苞的孕蕊如丹。

我驻足,举着手机取景,长焦近焦的连拍了几张照片。一后退,脚后跟轻轻磕上了什么东西,只听得身后一个男声传来:“看看你这个老太婆,出来嘛不嘛,还要挡别人的道。”我回头看,是一个三人行组合,说话的是一个老头,正指责他推着轮椅上那老太太,紧跟着一个手提大包的中老年妇女,看脸容就是老太太的年轻时,应该是老两口的儿女。老太太轻声回:“出来看看花,透透透气,你走那么快。”女儿上来想接手轮椅,但是被老头一把推开。老头继续倔倔地往前推着轮椅,嘴里依旧念念叨叨。老太太回头与女儿相视一笑,女儿又急急地紧跟了上去。看来这是年年岁岁来赴梅约的一家人。

我晃悠悠,往嘉贤坊方向去。又是一老头匆匆超过我,赶得那么急,根本无暇看一眼经过的梅花。看他腰背挺直,左肩略耸着,是为了不让左肩上挂着的乐器包的带子下滑,右手则拎着一只大保温杯。远远地传来了器乐演奏的声音,可能那儿正是他着急奔赴的地方吧。

我特意先往东绕去了文笔塔那边,自嘲也算是靠着笔下文字养家糊口的人,对文笔塔总是有一种敬重与亲近。塔下四周也植有数株红梅,红梅与宝塔同框,最能出美片。塔前塔后就有好几批扛着相机、举着手机取景拍摄的摄影爱好者,还有一个美女正在塔下做直播。转头往南,来到公园南入口。通往红梅阁的大道,已有众多珍稀品种的梅花盆景精致陈列,一直通向那根冰梅石柱。红梅阁这边一片红梅花开的盛景,我放到最后才来欣赏,是压轴,也是高潮。但我人还未到红梅阁,就被歌声掌声“先声夺人”了。图前广场一侧,围着一大圈人。圈内是一个老年萨克斯乐队,足有15人以上,有男有女,站成扇形,合力吹奏。圈子中央,一个穿皮风衣的男士,正执话筒高歌,看着虽然上了年纪,倒也是风度翩翩。另有一男子,戴宽檐礼帽,穿印花夹克,一边吹萨克斯一边满场子地跑,偶尔停下来,也是抱着萨克斯吹得前俯后仰,看来他不仅是这个乐队的老师,还是全场的气氛担当呢。一曲唱罢,掌声雷动,自有人上前报幕,下一曲是一首男女声对唱,又引起掌声一片。不知道是红梅年年花开引来了这首歌,还是这首歌岁岁不老陪伴了梅花,反正我是被这其乐融融吸引,足足听了三首曲子才迈得动步子,往梅林深处走去。

穿过梅林,我顶着一树一冠的红梅,曲曲折折,缓缓往西。在九曲长廊里,碰上一对唱锡剧的老人,他们的音响像老式,看上去笨重,音质也差了点儿,即使观众寥寥,但老先生唱方调,老阿姨演表姐,认认真真投入的样子,也很美。到了天宁寺围墙外,又见到一老年民乐团在香樟树林下演出。乐手们正襟危坐,每人面前一个谱架,五把二胡,两支笛箫,一把中阮,很有阵势。他们在为一个戴毛线帽的阿姨伴奏。阿姨身穿紫色羽绒服,看上去略显臃肿,但嗓音清脆,甚至甜美,唱到副歌部分,高音一拉就上去了。这曲调,这首歌,在围墙的梵黄、香樟的浓绿、梅花的胭红之间婉转动听,不是天籁,胜似天籁。

我打算由公园西口走出公园,迎面蹦蹦跳跳过来几个七八岁的小朋友,边跑边喊:“梅花呢?梅花呢?”几个家长跟在后面追着:“慢点,一直往前哦!”看来,梅下又要另有一番热闹了呢。

红梅公园已在身后,我身披一身梅香返程,一路思忖:要是没点才艺在身,还真不好意思老去呢。祝福往后的春风十里,既要年年有梅,也要梅下有你。

啃春

董小勤

泰山路西的野柳园是踏青的好去处。我第一次走进这片城中荒野,似乎进入一个新天地。在里

面碰到过两拨人。一拨两中年妇女在挖野菜,一拨似老年打工夫妇,用一工地常见的白色涂料桶采收树桩花。

早春野荒地冒出一簇簇新芽嫩叶。泥胡菜从根底透出一枝枝绿叶,先对出,顶尖是一片三角形叶片,一簇簇形成整齐的几何图案;猪殃殃,嫩得可掐出几来,一枝枝多节六出长条状小叶;苦苣菜有似狗骨尖叶;匍匐委陵菜四出卵形叶蓬生一堆。就是加拿大一枝黄,那嫩生的一出出长柳条叶,也叫人讨厌不起来。马兰、荠菜很少,似早被人挖去吃了。这些大簇的野草大自然还给他们各类配饰,如箭舌豌豆,枝条缀着小蓝花,勾勾搭搭的茎蔓穿行其间。野芹菜不时从一堆堆一摊摊野草中伸出叶片作伴。球序卷耳(卷耳菜)开出一喇叭状的繁花,丰富了单调的绿世界。

民以食为天,珍馐草为先。第一批出现在这野柳园的是双中年闺蜜。那天我进到园中,不知不觉有人。待走近一些,见有戴白色鸭舌帽的妇人在杂树林间低头挖野菜。或蹲下,或半腰在杂草中忙忙碌碌。趋前见马甲袋中已装盛不少艾叶头。一打听,方告知来摘五月艾,用来做青团子。艾草,是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木或略成半灌木状植物。这两个女子正是在陈年枯干下采摘地下根状茎上透出的新艾叶。五月艾之名,乃由采收时月得名。一个南通女子嫁常州老公的,说依老

家习俗,三月采艾叶,洗净晾干,搅拌机捣碎成泥;加入糯米粉和三分之一糯米粉中反复揉搓多捏,使艾叶青色均匀地加着于粉中。另一常州本地女子拿出手晒出图像,从捣叶、捏粉,到制作猪肉鲜笋丁馅,实为一档美食科普节目。看后顿觉齿颊生津,不尝难消馋意。

青团是江南特色小吃。古代寒食节就在清明节前一二天。每年的这个时候,江南多地村民会聚在一起制作青团。我知道江南做青团有好多种加青原料。如艾叶、浆麦草、鼠曲草、泥胡菜、苜蓿、卷耳菜、苎麻叶等。在这个废园里至少有4种野菜可采。古法一般用石臼捣碎,提取青汁。现在用破壁料理机更方便提取青汁。南通女子告诉我,不需要提取青汁,捣碎后直接加入粉中搓捏即可。她说,艾草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有良好的祛湿作用,人们用艾草灸治、泡脚。端午时节,又用菖蒲加艾叶挂门前辟邪,做成青团吃进肚子好不好吗?对此我是赞同的。但对艾草不加处理似难去涩味这一点心存疑虑。她俩是线上美食播客,有一定粉丝,采集大包艾叶做青团出售,想必口味不会不佳吧。

做青团在江南农村也有用蔬菜如菠菜汁的。馅也可以豆沙甜食之。有说青团不能送人,是借老祖宗做青团当作祭祀用品的。现代人早不以然了。一家人做了,多人尝鲜,反而更有人间烟火气。

另一打工老年夫妻拎一涂料桶,手持一绑有铁丝的竹竿,专门采收构树雄花,不一会儿工夫便有小半桶收获。洗净后用面粉拌和,上笼蒸,冷却后用猪肉糜子拌和,乃上好时令食料也。

有一种孤独,叫“春风不度玉门关”

朱志萍 文/图



原,玉门关也因此而得名。当时的玉门关,商队络绎,驼铃悠悠,货物堆积,一派繁荣。

汉长城东西蜿蜒,“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这些“墩”就是一座座烽燧。烽燧的主要作用是举火报警,每座烽燧都有戍卒把守,遇有敌情,白天燃烟,夜晚举火。当年玉门关盛产芦苇,烽火台的烽火信号传至长安只需一天的时间,而且可根据烽火台的规模判断出来犯之敌的距离、规模,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令人惊叹。

汉玉门关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门关并非一个独立的关口要塞,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构筑完整的古代防御体系,以玉门关遗址为中心呈线性分布,长约45公里,有20座烽燧和17段长城城墙遗址。在这条线性遗址区域内,这些烽燧或修筑于沙梁土台上,或修筑于风蚀台地上,或修

筑于湖滩岸的戈壁滩上,砌筑方式或用沙砾土夹芦苇、胡杨木和红柳枝叠筑而成,或用土坯夹芦苇砌筑而成。其中还建有2座城堡,即小方盘城遗址(玉门关)和大方盘城遗址(河仓城)。

小方盘城向东12公里,是大方盘城,高耸的断壁残垣轮廓清晰,因临近疏勒河,又叫河仓城。考古发掘表明,这里是汉代戍边军队的粮草仓库。玉门关向西,就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这里有一段残留的汉长城遗址,长约300米,由芦苇和沙砾逐层叠筑而成。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汉简。这段汉简又称“当谷燧长城”。玉门关自汉武帝时期设置以来,历经千余年的历史风霜,在古丝绸之路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北宋仁宗景祐三年,由于西夏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玉门关被废除,结束了它历时1140年的历史使命。

在文学层面上,玉门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初唐盛世时期,边塞诗开始走向繁荣,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要素材。玉门关活在唐人的诗歌里:“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岑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借问梅花落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高适)。这些诗句说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道尽了戍边将士对故乡的无尽思念。玉门关已经从最初汉武帝设立在中国西北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关隘,逐渐演变成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

古来征戍几人回?登上古关,举目远眺,长城蜿蜒,烽燧兀立,沟壑纵横,芦苇摇曳,百感交集。在古人眼中,玉门关和阳关是鬼门关,有去无回,于是就有了折柳相送的习俗。柳树生命力极强,插土即活。送行者会折上几根柳枝,做成环状,戴在远行戍边亲友的头上,希望远行者能像杨柳一样很快适应异地的环境,也期盼着他们早日归来。但实际上,历代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使得出征将士几乎难以生还……

如今的玉门关早已不是狼烟四起的关隘,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沙土的味道。残破的汉长城迤迤于戈壁莽野之中,坍塌的烽燧,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在大漠戈壁中与玉门关默默厮守……“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玉门关,不只是存留在西北苍凉戈壁滩上的一座爱国一座关隘,它已经成为千年不朽的爱国戍边、保家卫国的符号,也已然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每每读起王之涣的《凉州词》,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总会让我的内心产生悸动。无论路途多遥远,大漠多荒凉,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当年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班超、李广、左宗棠和诗人李白、岑参、王昌龄、高适等到过的地方:玉门关。“玉门明月、祁连山雪、阳关折柳、轮台送君”……那是古人留给我的挥之不去的边塞情愫,我要去体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豪迈。

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去年11月中旬,我奔袭几千里,跨过河西走廊,从甘肃敦煌市驱车约90公里抵达敦煌城西北处戈壁滩中玉门关遗址,这里西距罗布泊(楼兰)东沿约150公里。从这道大门西去,就踏上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之中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王之涣《凉州词》中的唐玉门关在何方?如今已经找不到确切的存在。听当地的师傅讲可能淹没在酒泉瓜州县双塔水库里了。无论唐玉门关在哪里,一定都是“日暮沙漠陲,力战烟尘里”的画面;一定都有西风烈烈、将士百战、折戟沉沙的肃穆。一定都是孤独的:玉门关前,春风难度。

呈现在我眼前的,在风沙中残存的古关是汉代的玉门关。西汉时期,汉武帝两次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服匈奴、收复河西后,“列四郡,据两关”。“四郡”分别是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其中敦煌郡位于河西四郡的最西端。敦煌郡设有两个重要的关卡,即玉门关和阳关。当时,修筑了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新疆和田盛产玉石自古闻名,相传,西汉时西域和田美玉经此进入中